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松陽講義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王思恭

欽定四庫全書

松陽講義卷十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論語

君子義以為質章

這一章就處事上見君子學問之精大抵君子學問規模固極其闊大而節目又極其細密故言敬以直內則必言義以方外言主忠信則必言徙義說一義字已是

極細密了而于義中又有許多條理不是執了一義硬做去細密中復細密無絲毫病痛中庸所謂小德川流也成箇君子不是容易的這箇義只是事之所當然義以為質一句便包得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一節意思若義上稍差這件事就如没質幹一般總做得來驚天動地也不中用萬事有萬事的義一事有一事的義常事有常事的義變事有變事的義須要認得清立得定參不得一毫意見雜不得一毫功利有了這義則這件事大段不

差了然義又不是可徑情直遂的非怕徑情直遂壞了這事只是義中容不得一毫踈忽有一毫踈忽事雖無傷亦可恥也故必禮以行之使有節文而無太過不及之弊焉義又不是可稜角峭厲的非怕稜角峭厲壞了這事只是義中容不得一絲鹵莽有一絲鹵莽事雖克就深可鄙也故必遜以出之使去矜張而有從容和順之美焉既禮行孫出則義已入細密了又恐幾微之間須臾之頃誠意或不貫徹一處不貫徹便有一處的病

一息不貫徹便有一息的病不必大段虛偽然後為義之累故自始至終又必信以成之使一言一動莫非實心實理之流行焉君子之處事如此所以事事皆可久可大人人皆心悅誠服行之在上則王道而非霸術也行之在下則正學而非俗學也生安之君子固自然能如此困勉之君子亦須用力要如此君子哉三字不是贊詞言必如此然後為君子故註云君子之道也然這箇地位不是臨事可以勉強得的必平日有主敬存誠

工夫臨事方能立得住平日有精義工夫臨事方能認得清若平日工夫一分不到則臨事便欠缺一分所以從義必先主忠信義以方外必先敬以直内而大學八條目又必從格物始這章是夫子論處事之法故只從義以為質說起學者讀這章書須于平日將聖賢教人存誠主敬窮理之法切實去做到臨事時却又要省察我這件事果合義乎行之有禮乎出之能孫乎成之果信乎稍有欠缺須猛力撥轉必使義理為主而私意不

得夾雜學問為主而氣質不得錮蔽工夫熟後到了居

安資深左右逢源地位則不期然而然矣

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為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

非也據存疑則又是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指禮

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如此

他處禮字該得孫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

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說

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解遜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為

例見其實孫兼言動説

他書未有不以信為體義為用者此章𨚫是以義為體信為用蓋仁義禮智信如十二律旋相為宫

吾之於人也章

這一章聖人自明其直道欲與天下同遊于直道中也毀譽正與直道相反天下有毀譽天下無直道矣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真此毀譽也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疾惡太嚴而流為矯激者便是毀有崇

獎情殷而謬為許可者便是譽毀譽一行不但與直道相反失其是非之本心而天下種種病痛皆從此生長浮薄而起奔競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特揭以示人非徒見一身之光明正大亦以其關係世道之盛衰也然又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則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蘇子瞻所謂仁可過而義不可過也究竟譽必有所試則譽仍無譽矣聖人如此直道是由鑑空衡平之心體中發出天理爛熟于胷中故隨處因物付物無一

毫安排勉强即使前無三代亦决不肯枉况禹湯文武之謨烈尚存當年布之爲政事發之爲訓誥蕩蕩平平有一非直道之行乎古今同此民也三代可以直道行之今獨不可以直道行之耶使稍有枉曲無論反之本心而不安即對禹湯文武而多慚矣蓋禹湯文武所以必由此直道者何也此道本乎天率乎性人人之所共有即昏愚邪妄之徒拘于氣禀蔽于物欲而此道未嘗不在感觸之即興拂逆之即覺故三代聖王皆不敢易今

安得而易之哉此夫子不敢以生知安行自處而托于三代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平生待人接物莫不皆然而一部春秋尤可見直道之發見拳拳言之其望人直道之意亦深切矣然此直道雖曰人人固有自非聖人不能無偏故必講求然後能得是非之真必涵養然後能持是非之平不然自以為直道而流為毀譽者多矣今日學者既向聖賢路上行決不肯皷脣弄舌逞私誣人只怕見不真養不到不知不覺過實損真無心之毀譽

與有心之毀譽病痛一般故必有居敬窮理之功然後能行無毀無譽之直道

直道而行時文指三代之民言者誤當依存疑指三代之君言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千子謂斯民豈盡能直道即三代之民亦豈盡能直道則又偏矣在夫子只是法三代在三代則是因民心

君子謀道章

這一章與子張學干祿章及孟子天爵良貴章同大全
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
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
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
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
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
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這兩條說
此章大意已明白但要曉得如何叫謀道如何叫憂道

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焉而惟
恐其擇之不精執焉而惟恐其執之不固所以憂之也
這一謀字中有學問思辨行在有格致誠正修在這一
憂字中有戒慎恐懼之意有常目在之之意專于謀道
憂道自無暇及于食為己之意重則為人之意自輕蓋
這箇道是吾所固有的有了這箇道方成得人若道上
虧欠了一分便不成人所以這箇道是不得不謀不得
不憂的若夫食是箇在外的物事萬鍾于我何加簞瓢

陋巷蔬食飲水于我何損故君子所憂所謀在彼不在此但有一說這箇謀食猶云干祿是道外之事若夫居家勤儉量入為出這便是道内之事故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為急蔡虛齋有言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天下之生紛紛董董上之人都不甚照管號照管者亦未盡其道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由他無置錐之地亦由他則夫今之士上既未得有祿下又不得為農工之事老者欲

安少者欲懐安得全不為一家數口計久遠這兩先生所言亦不可不知然學者又不可因魯齋言治生為急而一味急去因虛齋言不得不為數口計而一味算計去這箇急字計字須有分寸若過了一分便在道外去了讀兩先生之言者又當知夫子以樊遲為小人之意又當知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知及之章

這一章是論學之全功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

意正心事莊涖動禮則修齊治平事一部大學工夫都在內然須知到了仁守時使修齊治平工夫不是全無的不莊不以禮不過是修齊治平中小欠缺處章內六箇之字雙峯饒氏謂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皆要有着落不可看作無頭柄的話說到虛渺去了大抵人之學先要明理理不明無下手處所謂理者無他只是子臣弟友視聽言動當然所以然之故須要用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工夫去講習討論表裏精粗無不洞晰便是知及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苟知雖及之而物欲牽引梏亡陷溺或奪于富貴貧賤取舍之閒或違于終食造次顛沛之頃得之于學問思辨之際者失之于克伐怨欲之中半塗而廢遵道亦徒然爾故必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而猶未也君子之學也務其大不忽其細正其本不遺其末即知及仁守矣吾身之內美既已畢具治世之大綱亦已粗舉然動容周旋皆天理之流行也苟臨

民之際而稍不莊重則民不知敬亦吾學之累矣即知及仁守而又莊涖矣整齊嚴肅之氣象既足生人之敬保邦制治之規模亦足服人之心然細微曲折皆天理之散見也茍使民之際而稍欠節文則民不能興亦吾學之疵矣不莊涖是覺僴未能暢發到赫喧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愈備氣禀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之也此夫子以全學望人與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實相表裡全

日學者無志聖學的固不足論亦有粗知辨別義理未到知及地位便自足了粗能收拾身心未到仁守地位便自足了大本尚未立得何論小疵此等人學猶不學須將此章反覆玩味便見學問不可有一毫欠缺夫子所以憤樂忘年顏子所以欲罷不能吾輩資稟萬不及聖賢非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安能有成須要努力努力

大全朱子有一條云此章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

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此朱子偶就仁上說耳若欲以知為主亦無不可葢小疵未去便仁不成仁知不成知然此皆非正意夫子只是論學之全功耳未嘗欲將某字作主也葢仁知等字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吁不得知不莊涖不以禮也吁不得仁若淺言之則知自知仁自仁莊禮自莊禮不必以

一字貫通章

註氣禀學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恐

非存疑總說爲是

不莊涖註謂是厚于內而不嚴于外潛室陳氏則以此心小怠妄念便生解不莊涖蓋內外一體不嚴于外到底是內面工夫有缺註是淺一層說陳氏是深一層說

禮字存疑在動民者身上言大全在民身上言淺說兼言當依淺說如條教號令張弛寬猛緩急輕重得宜便是禮此是在動民者身上言如蒐苗獮狩就其

中教之少長有序此是就民身上言

刁蒙吉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則去下

句而以義字易天字蓋理自是天理義者事之宜言

義則人事之儀則亦在其中矣認註最細

益者三樂章

這一章要人謹其所好樂大抵好樂者人情所必有而

所趨不同趨于日益之途則日益矣趨于日損之途則

日損矣益也者初頭不覺其益久之而益見焉損也者

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損見焉故不可不謹謹之于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于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于損益交至之侯則有以清其介謹之于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註曰君子之于好樂可不謹哉這一箇謹字是一章骨子謹即省察克治之謂也夫子開口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有益者又有損者益者三損者亦三便有出此入彼凛然可畏之意雙峯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

欲一邊心向天理工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工則
德日退而有損但天理工事不止三者人欲工事亦不
止三者夫子何以只就三者說雙峯尚未發明得大抵
節禮樂三者是人所最易厭的驕樂三者是人所最易
犯的禮樂有制度聲容之節本極繁瑣而欲一一辨之
考其本末定其是非一毫粗不得一毫浮不得且舉世
所不能明而吾欲明之則近迂舉世所不能行而我欲
行之則近怪道人之善易形己之短易妨己之欲且善

者或為流俗之所怪吾唱而人未必和或為形跡之所晦吾信而人未必不疑至于直諒多聞之友多不善逢迎不喜詭隨且有大醇者未必無小疵有高世之行者未必無遺俗之累故三者皆人所易厭也而不知其益也驕樂是尚意氣的人其豪華足以驚流俗佚遊是好清閒的人其曠達足以惑高明宴樂是有小慧的人其尖巧足以誘庸愚驕樂宴樂總溺于聲色飲食宮室之類但一尚粗豪一弄聰明佚遊則跳脫于聲色之外只

是尋山問水以疎放為高故三者皆人所易犯也而不知其損也朱子云君子之于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内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道人善而慕悅勉强之意新多賢友則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于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惮親勝己矣這一條說所以損益處最

明苟于益者之樂能擴充之愈樂愈益以至于不可限量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皆是這箇樂做成的苟于損者之樂不過絶之愈樂愈損以至于不可收拾小人之無忌憚無所不至皆是這箇樂做成的所樂在此則所惡在彼樂一正而七情皆正樂一差而七情皆差誠不可不謹也學者讀這章書要自審其所樂果益者乎損者乎急去損而就益深體尹註謹之一字而實用力焉勿將聖人之言作一空話頭看過

見善如不及章

這一章夫子思兩種人一種是知至意誠者一種是身修而能推以齊治平者一則體全而未能達于用一則體用俱全不是謂知至意誠之士但知獨善無用于世此一種人亦是擔當世道的人只是其量未充滿但見其得力于本體工多耳視體用俱全之士雖有優劣夫子之意却不重在優劣乃是急欲得此兩種人以匡維世運故已見者則深幸之未見者則深望之不是空空

慨歎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精神全在兩如字上註謂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皆在這兩如字看出俗說將這一種人作沮溺丈人之流看又或作激濁揚清如東漢黨錮諸君看皆大謬此是顏曾冉閔地位不是過于激揚的亦不是竟為高蹈的曰吾見其人矣便見有這等人庶幾人心可正學術可興曰吾聞其語矣便見這等人自古論人心者所必貴論學術者所必重求志達道之人亦必先有此本領然後可擴充而達于用求

志二字要看得切實志是何志周官之法度關雎麟趾之精意皆是志內事志如何求不是空抱此志須日逐做此志之工夫堯舜君民事業豈是可卒辦的定要講習討論戒慎恐懼工夫熟後方纔自信得過行義依先輩對工隱居說猶言出仕耳或云惟君子之仕可謂行君臣之義在小人只可云出仕不可云行義不必如此說所達之道即所求之志也兵農禮樂盡範圍于道之中朝野工下皆涵濡于道之內天地位而萬物育也六

府修而三事和也方纔是達故註謂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曰吾聞其語矣便見自古論人者必以此為極論學者必以此為至曰未見其人也便是想如何可以接續得這樣人如何可以造就得這樣人不是傷時語若作空空慨歎看便非聖人意思後來顏子到不遷不貳地位而用行舍藏與聖人一般便是夫子拳拳之意造就出來天下人品向常但看教者與學者之力量何如耳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先要在好惡上着力將理

欲界限辨別得明操持得定果能到如不及如探湯地
位擴而充之便是求志達道的人不要因夫子說未見
便謂這樣人世間再没有的
顔子所造不讓伊吕註中云顔子亦庶乎此勿泥看
又云隱而未見不幸早死則是以此章在顔子既没
之後愚意則以此章在顔子造詣未到之前先後本
不可考註中原用疑詞似不妨以此備一說也況天
下之大而有一二人焉亦可謂未見如未見好仁惡

不仁未見剛者皆然不必因未見一語盡抑聖門高
弟

子張問仁章

這一章與子張論仁亦是因其病而藥之大抵仁為心
之德乃人所固有人所以不仁只是為氣質所蔽變化
氣質便是為仁但人氣質之病不一因病用藥方是良
醫故司馬牛樊遲子張皆問仁而夫子告之各不同先
要看得仁字分明然後就諸子身上看出夫子對病藥

方註中心存理得四字是仁字正解勉齋黄氏謂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理得是事之理常得分體用看蓋即令尹子文章註所謂當理而無私心也仁非有他只是心無私事當理而已但一為氣質所蔽則本無私者不能無私本當理者不能當理治之之法踈忽不得懈怠不得有一件病必須用一味藥病一日不去則藥一日停不得怕不得苦口猒不得煩瑣曰五者便是子張所當用之藥曰于天下便是用藥的時候若五者缺一味便

偏了若不是于天下則樂力不到此夫子未曾數出樂品而先說一箇湯頭與他聽緣子張是箇才高意廣的人恐其易視之故先說這箇冒頭使他不敢忽畧蓋心存理得境界未易到能如此庶幾可漸企矣最要想像夫子一段儆醒他的意思子張便瞿然請問亦見其精進處然與顏子請問其目却有分别顏子之問目是于天理人欲已判然但恐其有遺漏子張之請問是覺向來工夫粗浮全難憑據夫子于是明示之曰五者非他俱

是下學之事平平無奇但是要實下工夫不是可以弄聰明逞才力的一件是恭一件是寛一件是信一件是敏一件是恵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恰合然行是五者不是容易的我欲行而天下許多險阻的事來難我許多瑣細的事來困我自世俗看來這五者件件是病痛件件有利害非以不可行自暴則以不能行自棄廢于半塗者有之敗于垂成者有之乍入乍出乍起乍立出門便礙向况天下這

箇須要認得清立得定恭而或見侮寛而衆不服信而見疑敏而無功惠而不報不是五者之過是我行五者未盡之過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熄不是水不勝火也果能行恭則自不見侮果能行寛則自然得衆果能行信敏惠則自然人任有功足以使處處皆是坦途行五者要到這箇地位不是工夫至密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安能如此所以不但曰能行而曰能行于天下此五句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

所以考驗其能行之實要鞭辟近裏不是誇張功效心至此然後可謂心存理至此然後可謂理得氣質之蔽盡去本然之天自見然只是下學之功到極處非有他也這箇裏便有博文工夫在内若不是博文五者不要做偏了麼亦便有約禮工夫在内若不是約禮五者不要自畫了麼安得為仁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各要想自家氣質偏處偏在何處便當用何工夫如醫者認清病症便服藥漸漸消磨之且時刻講究時刻調理自然風

邪盡去而元氣復還如司馬牛樊遲問仁諸章皆要如此看若顔淵仲弓則天資高學力深雖有乾道坤道之不同然工夫却較容易學者且學司馬牛樊遲子張可也

註心存理得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寛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不分析蒙引非也雖中庸尊德性朱子以存心貼

之則心與理亦可不分析然此處却不如此至後來講家或欲以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五者為心仁為理或以能行貼心存于天下貼理得或以于天下貼心存為仁矣貼理得紛紛亂配其端啓起于蒙引欲翻勉齋之說

大全輔氏謂恭則仁之著蒙引謂其非本旨此則蒙引是也輔氏蓋亦認五者為心與理不知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不可直謂之理

從勉齋蒙引說則是仁從五者而出此自用功時言
從輔氏說則是五者從仁而出此自成功時言雖似
皆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輔氏之說不當夾雜于此
明季講家謂于天下三字是惟恐其寂守一心要無
處不與天下相感通不知曰行五者便不是寂守一
心了于天下三字只是要其不間斷耳不得如此講
玩註自明
存疑謂觀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主居

民上者言葢子張時已出仕此說太拘

予欲無言章

這一章註謂與前篇無隱之義相發雙峯饒氏謂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彼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别無深晦的道路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于言語上求雙峯之說正是註意葢此二章一言理是至顯的不必求之高深一言理是至實的不必求之言語然總是道無不在之意開口說予欲無言一句最要看得好不可將

言字太說壞了聖人平日教人都是用言若將言字說壞便是六經皆聖人糟粕話頭不是孔門教法矣只是這道理充塞天地原是至實的聖賢之言無非發明此理若專在言語上求却似言則有此理不言便沒有此理看得道理不切實了故聖人欲以言開示學者又不欲學者拘滞于言一日有予欲無言之歎其指示深矣而子貢則云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去聞性天道之時尚遠正以言語觀聖人之時宜其聞夫子之言

而未達也夫子于是即天以明之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吾人所述者天而已而天何常有言哉但見四時行焉則理便流行于四時上百物生焉則理便發見于百物上無時不然無物不有一息之頃一塵之微莫非妙道莫非精義天固不待言也吾述天者何必待言而後可述堯舜禹湯述之以為君臯夔稷契述之以為臣易述之而為卦爻彖象書述之而為典謨訓誥詩述之而為國風雅頌豈以天之無言而遂無可述哉夫子斯言蓋

欲子貢于動静語默之間隨處體認如曾子之隨處精察而力行不沾沾在言語上尋求也必如此方是着實工夫子貢所以終聞性天道而一以貫之者其得力于此也歟一篇鄉黨都是這箇意思所以于聖人之衣服飲食威儀容貌間無處不留心體察葢知四時百物之皆天理動静語默之皆聖道矣非與聞一貫之傳者不能細心切實如此然須知此是聖門將道理講得明明白白後惟恐學者不去實處體貼所以又欲無言使知

隨處理會若未曾講得明白即使就無言處尋求教他何處下手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道無不在于聖人言處也去理會無言處也去理會未明白者要講究明白已明白者要看實體認到工夫熟後真見得天理流行隨處充滿鳶飛魚躍無非至道便是一貫境界

慶源輔氏謂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最是新安陳氏謂其過于密察者非

松陽講義卷十

松陽講義卷十一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孟子

伯夷非其君章

這一章見君子不為一偏之學就是一部中庸的註脚葢天下道理只有一箇中庸君子只在這條路上走稍有偏焉雖百世之師如夷惠者非君子所願學也以伯

夷之生平言之嚴于惡惡而不輕與人羣其一種不屑
就之意真可謂清之至矣使其當清而清清而不隘則
清即中矣然其清也却不能無隘處雖曰不念舊惡求
仁得仁固有清而得中之時矣然畢竟不中處常多以
柳下恵之生平言之寛以處衆而不輕與人絶其一種
不屑去之意真可謂和之至矣使其當和而和和而非
不恭則和即中矣然其和也却不能無不恭處雖曰中
倫中慮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有和而得中之時矣然畢

竟不中處常多所以孟子既詳敘其清和而復一言以斷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這不是言夷惠之清和不好是言其清和有恰好處亦有過當處其恰好處便是中其過當處便是隘不恭如一不屑就也理不當就而不就便是中了亦有可以就之時彼亦不就則是隘而已矣一不屑去也理不當去而不去便是中了亦有可以去之時彼亦不去是則不恭而已矣隘非刻薄亦是萬物一體之懷惟恐閉人為不善之門而欲以正直之

道轉移之但時或失之過則謂之隘不恭非輕薄亦是萬物一體之懷惟恐絕人為善之路而欲以忠厚之道漸化之但時或失之過則謂之不恭這箇隘的病不要看小了雖只是一點偏然後世有一種疾惡太嚴至于上下危疑激成事變者皆從這箇隘起且未論至激變纔有隘處也便不是至中之道了這箇不恭的病不要看小了雖只是一點偏然後世有一種包容太過至于賢否混淆釀成禍敗者皆從這不恭起且未論到釀禍

纔有不恭處也便不是至中之道了君子以中庸為學者也雖當舉世頑鈍之時得一隘者亦可以維持天下之廉耻如涼藥之可以治熱疾是亦厲世磨鈍之助也百世之師也然不敢以是為學也雖當舉世殘忍之時得一不恭者亦足以消融天下之慘刻如熱藥之可以治寒疾亦是革薄從忠之藉也百世之師也然不敢以是為學也學夫清之得中者猶恐其失之隘况以隘為學耶以隘為學將有不止于隘者矣學夫和之得中者

猶恐其失之不恭況以不恭為學耶以不恭為學將有不止于不恭者矣故由其清之中者不由其清之隘者則善學夷者也由其和之中者不由其和之不恭者則善學惠者也此孔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孟子之所以願學孔子子思所以提出中庸二字垂教萬世皆是這箇意思新安陳氏謂孟子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這箇憂字最說得好孟子不是空空評論二子全是要學者歸到中道上然須先將

中之界限辨得明白方纔能得中不然則自以為中而不免于偏者多矣在夷與惠何嘗不要中皆是不知不覺做成隘不恭學者誠有意化夷惠之偏而學君子之中其必始于致知格物之功歟孟子所以又曰猶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今日學者病痛又不但在隘不恭只知自私自利看得天下之是非邪正漠不相關有時激而為忿戾為恣睢也是從己私起見何嘗是伯夷之隘有時流而為詭隨為模稜也是

從己私起見何嘗是柳下之不恭故必先立一必為聖人之志在正路上走了然後再辨其隘不隘恭不恭

上二節閣架丘月林摘訓分得最好謂不羞不卑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四句與不立五句相照爾為爾與鄉人相照援止與不受相照俱是一節深一節又謂柳下節通是說他和之極處不隱二句只是起不怨不憫意且不自失亦是帶說俱不重只重和上蒙引却重介處了又援止照上諸侯來不泛說皆說

得極分明但須知所謂一節深一節只是説其清和尚未説到隘不恭明季講家多誤看

衷恵只是偏若楊墨於陵則僻矣百世之師章取其偏以救世此章指其偏以明道大全朱子明謂孟子直説他隘不恭不曾説末流如此今時文猶有主末流説者非又有云隘不恭特以迹言之然心與迹一也又有云所遇之時不同不得已也然不得已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回護二子不知正不必回護也

蒙引謂由其清不由其隘存疑非之蓋以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何以又云願學孔子也不知蒙引自云由其清之得處不由其清之隘處固無病淺說亦主蒙引君子暗指孔子亦指學孔子者與論語逸民章及孟子養氣章皆相表裏

幾亭陳氏曰時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故其惡也乃矜憫之伯夷則直惡之而已若將浼焉惻怛微而潔己勝也不磷不淄明亦入羣不亂之意亦與焉能浼

我相似顧其入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則夷猶玩忽之而已不必孳孳于成物蓋皆于萬物一體有未至處是故清和二聖殊病同根愚謂幾亭此條不是若于萬物一體有未至處安得謂聖三子與孔子一樣只是分寸上稍偏

不恭最難體認明季講家謂其外雖偕其心則謂世為混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愚謂不然如此則看恵作東方朔一流人矣朔是學恵而弊

者與惠不同惠之不恭只是欲漸以化之放得太寛不謹嚴耳雖大全朱子亦謂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然惠之玩世不比東方朔之玩世

松陽講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松陽講義卷十二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孟子

王者之迹章

這一章因前章歷叙羣聖而繼以孔子亦是示人存幾希的樣子孔子有舜之生知安行而兼禹湯文武之憂勤惕勵其一生學問備見論語孝經易詩書禮樂春秋

此獨以春秋言者總註謂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是矣但要想春秋如何存得這幾希孟子只說得一箇義字亦未言其義之如何須玩尹註所謂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春秋所以存幾希只是定天下之邪正而已邪正定而人與禽獸別矣開口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明儒云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播為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衰于霸圖而聖人因定為筆削說得極明蓋王霸之分即是人禽之辨

詩春秋之作皆所以使人遠于禽獸雖春秋不但接詩王者之迹熄亦不但詩亡自王迹熄而易書禮皆亡矣春秋作而易書禮皆明矣而詩春秋絶續之際尤顯而易見故就詩言之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為正雅所以詠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即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為變雅所以感慨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乎詩也自黍離降為國風以後天子既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咺祭伯之屬

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于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慼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緇衣使人之篇出其間秦中溱洧之篇亦出其間是非混淆無復能辨王者之迹于是而滅絶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亡因詩亡而愈見王迹之熄此時若無人焉别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胥淪于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襃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

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而春秋一書遂為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無論諸子百家不能窺其精微即如魯史舊文固當時所稱周禮盡在魯列國之書皆不能及者也然其實與晉乘楚檮杌等耳雖有高于晉楚之處然非能大相遠也蓋其事不過桓文之事非能窺見桓文之隱微也其文不過史之文

非能超出乎史之範圍也桓文非無扶危定傾之事近于仁也然特假仁之名耳非真仁也桓文非無正名定分之事近于義也然特假義之名耳非真義也史之文筆削非不嚴也然未必盡合萬世之人心史之文褒貶非不慎也然未必盡協天下之公論是則其事其文雖非無可取然揆之孔子春秋之義則相去固懸絶矣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云者雖不敢當作之名然亦可見其非復魯史之舊矣一筆削之間而變史

為經變霸為王非作而何哉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未作之春秋人心道心爭勝之書也春秋作而人心皆化為道心矣未作之春秋天理人欲夾雜之書也春秋作而人欲皆化為天理矣春秋不必盡删舊史之事惟即其事而明其義則雖重耳小白之所行而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意曉然可見矣春秋不必盡變舊史之文惟即其文而著其義則雖董狐倚相之所書而典謨訓誥雅頌之微言昭然可知矣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無非指

示人一點幾希之心拔之于禽獸之域而躋之于君子之途夫子為東周之志不得行于天下而悉寓之于此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悉見于此自有春秋則詩亡而不亡王迹熄而不熄孟子一生學術亦俱本于此七篇之中無非春秋之旨今學者讀春秋不可作故事看了須知其字字指示我人禽關頭明白得春秋之義一分方遠得禽獸一分彼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者固不知這箇義即漢儒之附會穿鑿亦

未深知這箇義惟熟玩胡文定之傳而折衷于程朱之論方纔知這一書真是萬世帝王聖賢所不能外

註以詩亡為雅亡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是以詩亡為風亡與朱子註不同今當依註大抵周之衰也天子之賞罰不足憑而士大夫之清議猶足據于是乎有變雅其又衰也士大夫之清議不足憑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于是乎有變風其又衰也則

橫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足據矣此論一代盛衰之勢固然然變風詩人之力量小終不若變雅詩人之力量大所以風雖未亡便謂之詩亡至夫子春秋之作雖與變風詩人同是庶人之議而力量又大不同

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存疑說是葢雖春秋之義亦即是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則自有所主也

竊取只是謙詞雙峯饒氏謂以匹夫而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似非註意

君子之澤章

這一章承上三章是孟子以道統自任之意君子之澤節引起下節猶云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君子小人俱指聖賢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孔子之澤雖百世不斬此云五世而斬者蓋即以尋常君子小人之澤言之亦必至五世而斬而天縱之聖可知矣既在五世之

內豈以未曾親炙未得為徒而其道統遂邈乎不可接耶雖曰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然其流風餘韻未嘗不存所患者自暴自棄則澤雖存而無益于吾耳若有孟子私淑之力量則雖處百世之下猶能興起而況在五世之內乎一章所重全在私淑句最要看得精實所私淑在何處用何工夫去私淑不可草草看過了所私淑者只是仁義仁義也者孔子所以接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者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也君

子所以異于庶民者也王伯之所自分也吾儒楊墨之所自辨也一部春秋無非發明此二字親親長長是其本領井田學校是其作用孟子一生願學孔子學此而已至論其工夫大綱只是一箇敬字敬即前章註中所謂憂勤惕厲也其節目則在知言養氣知言即孔門博文虞書惟精工夫養氣即孔門約禮虞書惟一工夫自古聖賢只是用此三件工夫去學仁義無他法也看得私淑二字明則孔孟精微俱在内了這一箇人字註謂

是子思之徒蓋孟子未嘗親受業于子思特聞其道于其徒此處尤可見孟子學聖人的力量子思之徒未必能盡通聖人之道而孟子由其流而遡其源去其疵而得其醇遂直接孔子之統雖未嘗與顏曾子思同升洙泗之堂而顏曾子思不能過也雖淵源于子思之徒而子思之徒不能及也所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此是何等力量說到此便隱然見孔子之道萃在一身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萃在一身其自任之意亦至矣要之孟

子之所以必欲如孔子者不是要做聖人只是怕做禽
獸天下只有這兩途不是聖人路上人便是禽獸路上
人出此入彼中間更無住足之處今學者見人要他學
聖便以為迂遠不知舍此一途便不得為人在此一途
走雖淺深生熟不同皆人類也不在此一途上走雖聰
明蓋世才力過人皆非人類也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繼
孟子而私淑孔子者周程張朱也其自任與孟子同亦只
是要跳出人禽之關耳並不是好高學者看書到這等

處要想見聖賢一段萬不得已之心切不可認作迂濶話頭

仁人心也章

這一章是言仁義之切于人而不可不求大抵戰國之人多將仁義看作沒要緊的道理因將聖賢求仁義之學問看作沒要緊的工夫不知若使這箇道理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示人若使這箇工夫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責人所以孟子指而言之曰這仁

不是別物就是人的心人但知有知有覺者心不知這知覺一離乎天理便與禽獸一般如何叫得人心須是知覺與天理合方可叫做人心故這仁乃人心也此是指仁為心不是指心為仁這義不是別物就是人的路人但知走得的便叫路不知若不在正理上走便如行荆棘一般如何叫得人路須步步在正理上走方是人路故這義乃人路也此亦是指義為路不是指路為義謂之人心人路則是不可須臾離的了而無如世之自

暴自棄者拘于氣禀蔽于物欲有正路而不由反以荆棘之路為正路也有本心而不守反以禽獸之心為本心也存于内者純是一團私意發出來全是一段邪氣所以遂成了世衰道微的局面然這箇局面不是不可轉的轉移之機亦在人耳葢這箇人心人路分言之則有二合言之總是一箇心義亦是心之所發也使人能一旦猛省知這箇是吾之心不可須臾離的而奮然求之何難使已放者復入于内還其仁義之本然哉無如

視其心曾不若雞犬或溺于功利詞章而不知求或汩于虛無寂滅而不知求自暴者終于自暴自棄者終于自棄氣稟之拘日益甚物欲之蔽日益深安于荊棘甘于禽獸故世之衰者愈衰道之微者愈微江河日下而不可反也這不是仁義不可求是人自不肯去求耳所以古之聖賢設為學問之道如大學之格致誠正修以至齊治平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尊德性而道問學其事多端這不是好為迂濶強人以煩苦之事只是要人復

其仁義之本心而已人能從這學問上用力則氣質自然日變化物欲自然日消磨存于中者皆天理而遠于禽獸發于外者皆正道而遠于荆棘由淺而深由生而熟由美大而聖神適還其人心人路之本然程子所謂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也誠反覆此章則從事學問以求仁義自不容已矣但此章先儒之說多有異同須要精辨如陸象山以收攝精神為求放心而謂求放心之外别無學問這便流入于禪其差不待言矣

即朱子初說謂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將學問求放心分作兩段亦是未定之論語類中明明以此說為未是惟大全雙峯饒氏之說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這一條說得最的確詳盡與語類中所載朱子定論合集註之意亦是如此講家依勉齋之說者或以集註為誤此亦不是蒙引謂求放心是下學事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得集註之意矣究竟辨明先儒

之異同不難要實下工夫則難學者須將聖賢所謂學問猛力去做擇善固執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念念必從天理工起事事必在天理上行務使仁義之本心一毫不走失卓然出于氣禀物欲之上方成得箇人若不去實下工夫總然辨别得先儒的同異只是遥望得一箇路徑不曾去走也不濟事

淺說以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言謂學問之道是中庸尊德性工夫學問之事是中庸道問學工夫此本

朱子初說而誤看集註意也集註特以事字代道字非以事字與道字對說也學問之道內便兼得尊德性道問學

按仁義禮智各有體用此以對待者言也若以其流行者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為禮及其成則為義既成而藏則為知故或將仁禮分體用或將仁義分體用或將仁知分體用孟子所以指仁為人心義為人路其實仁義禮知皆在心皆發出

在外

鈞是人也章

這一章論大人之所以為大人在先立其心詞義明白只是立的工夫孟子不曾明言

張江陵直解講此章云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於淫聲美色禁之使不接於耳目庶幾外者不入而內者亦固矣此是將無暴其氣意補在言外不知先立乎其大者固兼得持志養氣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這一章與滕文公爲世子章俱是堯舜可爲之意而此章自徐行後長以下俱就孝弟說又是指示爲堯舜的下手處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此章最緊要處然言孝弟却先言徐行後長者葢孝弟二字若廣言之如孝經所云形乎四海通乎神明亦非學者所易到若徐行後長及衣服言行之閒乃是小學工夫而形四海通神明者之根基也有子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故先指是言之又是孝弟之下手處其示人之意尤切
學者須先認明此孝弟二字勿泛講了集註解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載陳氏楊氏二說陳氏一條即孝經所
言之孝弟也楊氏一條即有子所言之孝弟也陳氏一
條其意濶雖堯之於變時雍舜之四方風動不過是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耳只完得孝弟的事孝弟之外別無
道理楊氏一條其意切堯之於變必本于親九族舜之
風動必本於夔夔齋栗許多至廣至大至精至微的道

理都從這孝弟始猶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二説雖互相發明却微不同陳氏一條是實意楊氏一條是正意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俱要切孝弟講堯之服何服也寧朴無華寧平無奇孝弟之服也一切盛麗之服奇衺之服皆是玷辱父兄之服非堯之服也堯之言何言也寧拙無巧寧訥無多孝弟之言也一切虛誕之言躁妄之言皆是玷辱父兄之言非堯之言也堯之行何行也寧畢無亢寧狥無肆孝弟之行

也一切矜高之行誇張之行皆玷辱父兄之行非堯之行也不必遽學其勲之放不必遽學其光之被只此動容周旋閤履繩蹈矩刻刻是祗父恭兄之念堯以安而我以勉堯以帝而我以儒雖生熟不同尊卑不同而油油乎孝弟則同被四表格上下之基本已在是矣不儼然一堯也哉所謂堯舜可為者亦為之于此而已矣不然不但不如堯而且入于桀之路堯與桀分途亦只在此孝弟亦只在此徐行後長之孝弟可不懼哉是又明

其不惟可為且不可不為者也孟子所以諄諄于此者大約曹交衣冠言動之間狂妄粗率全無孝弟氣象小學工夫未嘗下手雖驟告以大學猶無基而厚墉適增其病痛而已故所以告之如此欲其反而先求之小學也乃交僅荅以假館受業之言曾不自知其病痛所在無論其志之不篤即使志果篤而為之亦無頭腦孟子所以又教之曰夫道若大路豈難知哉言道本人性所固有古今所同然明白易曉講求不難也只是求之有

序須要從切實處做起人却不知求耳不從切實處求雖朝夕講貫無益也故不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衣服言行皆務不離孝弟孝弟之道既盡則其心和順以和順之心觀天下之理觸處可見不必負笈從師而無處非師故集註謂此是餘力學文之意猶論語弟子章先孝弟而後可學文也而擴而充之知行俱造其極總不外是不待言矣不益信堯舜之可為哉此最可想見孟子教人循循有序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吾人欲為

聖人須從小學做起小學工夫不曾做得則道雖若大路然亦體認不出即能窺見一二終不濟事雖日從事于格致誠正之功不免扞格而不入所以朱子特輯一部小學書教人先從事于此而後進于大學與孟子告曹交之意若合符節這箇小學書雖為童蒙而設然若童蒙時不曾做得這箇工夫雖到白頭仍須從這箇做起切莫輕忽了

不勝匹雛舉百鈞舉烏獲之任講家俱云總在一人

身上言見只在用力與不用力固是然力不同科如何人人能烏獲此還只是借喻世間猶有不盡然者若為堯舜則無有不可能者

明季講家俱云堯舜之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即是道也看來道字較濶即本立道生之道孝弟則其本也

講家俱云大道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然以知言與人路路字作共由看者不同此亦似拘白文雖

以知言似兼得行意致知力行總要從孝弟做起

大全朱子講夫道句云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

淺說云夫道道字說得廣不專指孝弟所謂萬理咸備也與朱子不同然集註却似用淺說之意今從之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這一章是孟子言仁義非由外鑠言外便有要人盡仁

義之意蓋孟子當時言仁言義人都道是迂濶只緣不知仁義是人性所固有道是將外邊的道理勉强他要他學要他䆕所以不肯從故孟子平日拳拳與人言性善只是要人知善乃人所固有便知是不可須臾離的至此復就良知良能指點之曰聖賢教人學教人慮並不是勉强人人之本來原有不學而能之良能原有不慮而能之良知只是囿于氣禀蔽于物欲不學而能者不復能矣不慮而知者不復知矣故學也者所以復其

不學之體處也者所以復其不慮之體並不是以人所本無者强人這良知良能從何處見得只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這豈待學慮的豈不是良知良能歷世間不孝不友之人只是喪失其本心而非本來無此孝友也聖賢教人以孝友者只是欲復還其本然亦並非强之以所本無也既知孩提愛敬為良知良能則仁義皆良知良能不必疑矣蓋這孩提之愛親便是仁之發仁之實可見仁是人所固有

的仁非由外鑠也這稍長之敬凡便是義之發義之實可見義是人所固有的義非由外鑠也但謂孩提之愛親敬長即是仁義這叚緣故人未必曉得疑知能之在孩提者與仁義無干這也極容易明白的只看這孩提之愛親敬長不是達之天下無不同之的麼舉天下無一人不如此豈不是天下的大道理仁義只是由此而推廣之耳豈能外此仁義既不外此則仁義非外鑠不必更疑仁義既非外鑠則自當因其端而保守之擴充

之由親親敬長以造乎其極變化其氣質掃除其物欲
而復還其天命之本然學雖勞處雖苦有不可已者這
與論性善諸章相為表裡以孩提愛敬驗仁義之固有
就如以乍見入井驗仁以嘑爾蹴爾不屑驗義以平旦
好惡驗仁義都是一樣意思自姚江之學興借此章良
知二字作宗旨因借不學不慮字樣便欲掃除學慮而
孟子之旨盡晦不知孟子所謂良知是指愛親敬長之
心言陽明所謂良知乃指一點昭昭靈靈之心言天淵

不同孟子言不學不慮只是就人之本心自然發見者言非以學慮為不好而必欲掃除之也此種議論真是亂道將程朱之書細細玩味自知其謬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不怕不知仁義吾所固有只怕迷溺于氣稟物欲中不能拔出因循苟且過了日子辜負孟子一番提醒須從愛親敬長做起處處要撥去了氣稟物欲專在仁義上走認得清守得定擴得開方成得箇人

此章孟子之意是以仁義為良知良能姚江之徒却

是要尋良知良能來做仁義所以不同明季講家但云此章欲人自識其良心便易墮入邪一邊去孟子第一節雖未提出仁義然却暗指仁義

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發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實二說似可兼用蒙引淺說俱只云親親即是仁敬長即是義似混淺說以上二節言愛親敬長人之本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或疑第二節已有同然意然第二節雖有無

不知三字只是帶言淺說是也

達字潛室謂達道達德之達同講家有欲作擴充看者大謬

孔子登東山章

這一章集註謂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一章大旨已了然但讀者須要細認如何樣叫做大如何樣叫做本如何樣是以其漸要一一尋到實處不要只將註中幾箇字空空說過了所謂大即

中庸之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者是也道本如是其大聖人適還其道之大以其體言之則無一理之不具以其用言之則無一處之不到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俱不能出其範圍中行狂狷善人君子俱莫能窺其涯涘所以在一國則高出于一國在天下則高出于天下不但諸子百家難與比擬即亞聖如顏子亦自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百世之師如夷惠亦難並其金聲玉振賢于堯舜遠于

百王在孔子未嘗有蔑視一切之心而據其地位言之則有不足當其一盻者如此看方是集註一箇大字所謂本即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之一即中庸所謂溥博淵泉所謂立大本知化育上節大字兼體用言此節本字耑以體言是就大字中抽出言之本只是心但是義理融洽之心一理渾然而萬理畢具者也不是空空一箇心若空空一箇心則是佛老杳冥昏默之心不足以應萬事不可為本切莫錯看這本既立無處不可貫位天

地育萬物皆從此出猶水之有源猶日月之有明水有源而滔滔汩汩其流自不可限量日月有明而旁燭無疆其光自不可遏抑要如此看方是集註一箇本字然其所謂大豈一蹴可至乎其所謂本豈一蹴可至乎是有其序焉故孟子以成章後達言之而朱子以漸字觧之所謂漸者與大學之由誠正修而後齊治平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同大學中庸是行道之當以漸此是進道之當以漸故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

信至于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于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于此而通于彼講成章及註漸字最明蓋行道之序如讀書者先讀了四書然後讀本經進道之序如讀書者四書也要讀熟了然後講本經也要讀熟了然後講雖同為循序漸進然却不同須辨時解有以從本至大為成章後達者指成章為應觀瀾節指達為應登東山節此最謬依此說則是行道之漸而非進道之漸與慶源輔氏之說相矛盾且上節有本已是一

貫地位豈可僅謂之成章至論成章工夫不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而德性問學工夫皆不是一層皆要循序漸進由小成而大成由希賢而希聖而希天如水之淵一坎復進一坎節節有成章節節有箇達求道之大處要如此求道之本處亦要如此前二節歎聖道大而有本猶顔子歎彌高彌堅末一節則猶言循循然也此是自言其願學孔子本領知言養氣四十而不動心便是成章後達様子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無不可學之

聖道亦無可驟學之聖道惟從事于子思孟子尊德性道問學知言養氣之功而細辨其善信美大聖神之節便做成了一節又進一節不患不到絶頂地位但有一說孟子這段話是為有志聖道而未能循序者言今之學者病痛不在不能循序漸進在未有學聖道之志束髮讀書都從名利起見非真欲求升堂入室也故終日對聖賢書只㕧得自暴自棄須先立起了這學聖道的志然後再論其循序不循序

此章註中聖人似專指孔子正孟子願學之意蒙引淺說俱云之說不專指孔子者恐非又章首孔子二字顧麟士謂應一讀蓋以登東山泰山原非實事也蒙引即作孔子登山說辛復元亦疑其實有此事恐皆未是

蒙引云首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話小註謂以登山觀海起聖門難為言者非淺說云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說愚謂小註以登山觀海

起聖門句固似未妥蒙引淺說謂登東山四句適是形容說亦非須依存疑謂登東山二句是形容說意在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

蒙引以泛應曲當為聖道之大一理渾然為聖道之本愚謂泛應曲當一理渾然皆是聖道之大處有本則專指其一理渾然者言之

註云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蒙引謂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形著

明也淺說謂成章是下學盡頭處此皆與大全慶源輔氏之說不同郎月林曰成章乃致知力行之事註謂文章外見只是先解字面如此當依存疑為是蒙引便認以為形著明則全說效驗而下學逐節工夫俱畧矣况成章方是下學便以為有本達正是造到大而有本處又只單說箇大此說尤為誤人駁蒙引淺說之非極明講家謂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狂簡成章尚有病故須裁之此成章是成就箇片段乃中行路上走故能

達此分别得是

仁也者人也節

這一章是勉人求仁仁之一字有偏言之者是以愛之理言當時猶有人知其當重有專言之者是以心之德言當時莫不以為迂闊而不切于人自仁之一字不明于天下于是蚩蚩之衆惟知負形秉氣有知有覺之為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為人聰明之士則又各因其所見自成一道道益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

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為人者天下的道斷無有不根于仁而可以為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于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以其具于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為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于人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為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仁可以為人乎人固必有知覺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為人乎是有這仁方成得人有這人即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但就静存之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于仁則喜怒哀樂即為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于仁則視聽言動即為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于仁則君臣父子即為道若舍仁而言道不入于浮薄則入于煩苛不溺于虛無則適于寂滅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非聖賢所謂道也是

則一離乎仁不成其為人亦不成其為道雖侈然泰然自號曰人其實只是一團形氣耳何嘗是人雖巍然煤然自號曰道其實只是一團意見耳何嘗是道所以孟子當日有時以仁義並言有時以仁禮並言有時以仁知並言有時以仁義禮知並言總之只是一箇仁至此專提以示人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與性善之論實相表裡性之所以為善者正以性即仁也孟子一生知言養氣無非所以求此仁故曰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即求仁也是即孔門博文約禮家法也春秋之時人皆知重仁故孔子多言仁之可求孟子之時人不知重仁故多言仁之不可不求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教人求仁不是好為迂濶是不得不然之事誠以非仁無以為人非仁無以為道也若仁可離得聖賢何苦必以此責人然空言仁之當求亦無益須實從孔孟下手做工夫處猛力向前自强不息必求到熟的地位方不負聖賢這等樣鞭策

此章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人字者

重仁重道則是踐形之意重人則是道不遠人之意

明季講家大抵皆重在人字蒙引一說重仁一說重

道存疑兼重仁道重仁道爲是而重仁者尤長今從

之

仁字道字大全朱子謂仁則性而已道則父子之親

君臣之分見于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與道

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二說似不同只依朱子爲

是

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為道處此條亦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言之是責人合蒙引殊混

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有切己言統言之分此蓋以中庸是偏言之仁孟子是專言之仁故翻其以仁責人却一樣

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賓意不是正貼本文

松陽講義卷十二